

風和日麗。

當艾丹值班時，本該也在崗位上的愛瑪忽地從門口出現，並且叫住了他。

「母親節快到了，所以我要請幾天的假回宮崎家。」

艾丹眨眼，這位同父異母的姊姊與其母親關係有多好，這點他十分清楚，似乎每一年的這時期，愛瑪總會請上幾天的假期。

而愛瑪見弟弟恍然大悟的模樣，繼續了自己的話語。

她抿起了那塗染粉嫩色膏的唇。

「一星期左右，反正現在有萊恩涅爾上校陪著你，你也不會感到孤單吧？」

女子那對水亮翠眸閃爍著期待的光芒，語氣裡帶有幾分醋意，像是期待著可愛弟弟能訴說她不在的寂寞，並向她撒撒嬌。

而愛瑪的可愛弟弟只是低頭望著她，提起溫婉的笑靨，無比冷淡地說了一句：

「不會的。」

對於姊姊順手送來的船，他自然地搭了上去。

—

愛瑪明顯大受打擊。

走路姿態萎靡，跟在後頭的艾丹忍不住掩唇低笑了番。

既然姊姊要回母家一趟，作為父家公子的他也得做些準備。

更甚，作為愛瑪的弟弟，也該將其作為第二個母親對待，並且禮節性地贈予禮物。

可艾丹對愛瑪的母親感到心情複雜。

甚是年幼時，愛戀著父親的他也曾將其視為情敵般的存在。

現在想想這堪比黑歷史的行為，讓艾丹想一頭撞上石牆。

也好的這般情感除了自己與早已發覺的父親外，誰也不知。

——誰也不知呢。

推開了寢室的門，他忽地慶幸今日萊恩涅爾今日有值班。

自結合後彼此交合緊密的神識自然是甜蜜，仍有許多事與情緒，艾丹是不希望萊恩涅爾知曉的。

可望著空無一人的室內，僅有白窗簾隨風飄舞，艾丹又希望對方此時能陪在他身邊。

在短期內被寵成了害怕孤單的人，也不知道這能否稱為甜蜜的煩惱。  
艾丹淺笑著走入寢室。

母親節。

母親去世後留給艾丹的東西，聽聞父親艾倫所說，他原先是想全數帶回愛爾沃森家的，可這途中卻遭到了家族多人的排斥。  
最終留給艾丹的僅是一條手工編織的毛毯，以及一對被長子愛德華指為家族至寶的墨柱耳環。

而不久前，那對耳環作為取得愛瑪自由之身的代價，將其歸還給了愛爾沃森。

「...似乎很久沒用了。」踮著腳從床上鋪取出了毛毯，虧得有定期清洗這條毯子，柔軟的布料上散著幾絲芬芳香意。

母親贈予他的回憶，只剩這個了。

起初，他對逝去的母親有所依戀，於是這條毯子於他形影不離。  
爾後即使對父親有所依戀，倚靠在愛瑪的保護圈下，他也能沒在睡夢中捨棄這條毯子。

直至與萊恩涅爾的相戀。

艾丹這才想起自己似乎遺忘了它許久。  
萊恩涅爾的存在漸漸地取代了這地位深重的毛毯。

幼時的艾丹沒能拯救母親，也曾戀上了母親所深愛的父親，  
如今卻又忽視了母親贈予他這唯一的存在。

霎時數千萬個日夜所累積的愧疚與思念無從宣洩，習慣的隱忍卻只讓他紅了眼眶。  
灰髮嚮導使勁眨眨眼那泛著酸意的眸，向後傾倒在床鋪上。

「母親節快樂，您有想我嗎？」

側過身子，小白狐倏地出現在懷裡，裹著那條毛毯輕蹭在胸膛，惹得他呵呵直笑。

「嗯，我過得很好。」低頭埋入熟悉的芬芳毛布，似是啞語般的喃喃：「身體好了很多，和朋友們處得很好，大家都很照顧我。最近，我和一個十分優秀的人結合了。」

「……真想將他介紹給你呢。」

時鐘喀噠聲響，熟悉的睏意襲擁而上，任由片聲碎語沉入夢境。

「…媽媽…」